

□散 文

龙湖，抹不去的乡愁

程晋仓

春天说来就来，没有任何事先预告的迹象。立春前后，几场漫天弥散的雨雪下过，春天也就飘然而至，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墙壁上垂下的紫藤的长条儿也悄然变换了青灰的颜色，软软地随风摆动。院落拐角处的几株梅花疏影横斜，枝杆上鼓起的花蕾，也趁着这日头的照射略略泛出几分淡淡的青绿。这时节的迎春花是早就热烈地绽放了，只管随着意，由着性子杂乱地开在土沟边、水塘沿、小路旁，艳黄的花瓣像一簇簇火苗在清冷的灌木里跳跃。

就在这春色绽放时节的上午，顺着龙湖公园东门的梧桐大道，一路信步，满目美景，引致思绪万千重，欲止不能休，宛若追寻那不可触及的无尽的梦幻。驻步在望桥上凭栏远眺，波光粼粼的宽阔湖面，恰似腼腆少女那一低头的娇羞。此时此刻，真的让我从心底里感受领略到了龙湖无限的丰姿与韵美，温柔与细腻。

说到龙湖，脑海中至今还在回味荡漾着旧岁夏秋的模样。徜徉于她那遥远、起伏的胸怀，细赏她那醇厚、丰腴的美姿，微风徐来的湖面，醉人

拂眼的柳条，青藤蔓绕的廊道、近水倚滢的榭台以及曲折婉约的湖边小径，无不时刻摇曳着过客的心扉。

毋庸置疑，从往昔龙王沟的溪流汇聚地、泥沼潭，到如今的大美景观胜地，龙湖富涵了太多的沧桑和故事。龙湖作为一个自然湖、人文湖，是上天赐给我们淮南市民的一份珍贵厚重的文化遗产。也不知是多少年光景，是上百年了，还是数十年，我说不清楚它存在的具体确切时间。龙湖，宛如沉睡的美人，恬然而卧在虞舜山畔、淮河之滨。

龙湖的性情是委婉、柔美、平静的。清溪烟雨、落霞观鱼、微风荷塘，季节的变幻令龙湖美不胜收。这不，那桃花岛上浅黛可爱的晨曦，那烟霞迷离下的柔波，正契合了当前因快节奏生活而浮躁焦虑的心情。我们悬荡沉浮在生活洪流中，身不由己，内心却渴望着一种真正地平静。于是，我们选择了龙湖，仿佛她如禅境般的定力能够抚平心灵深处的微澜，让我们如同回归故园，心静如水。

偌大的一个城市，倾心注入了这么大的一泊静水，也就让煤城有了不

少灵气。有人游览龙湖后曾动情地感慨：“龙湖是自然、古典美的象征，我恨不得让在湖边上走着的人都穿上古代的装束，重回大汉王朝，来上几次穿越，这样才叫作和谐啊。”尽管这种想法颇叫人捂上嘴巴觉得有些可笑，但却让平凡的我们生出无边的想象与感动。

是啊。让我们感到自豪与慰藉的是龙湖那绵延不绝的文化气息。走在湖边的亲水小路上，享受着上千年的历史与丰厚的文化积淀给这座新兴的淮畔城市带来的繁华与辉煌……一路的幽静，一路的纯厚，古朴典雅的长廊，青砖灰瓦粉墙的殿堂，以及那满载了淮南子文化的浮雕大墙……

走在环湖的路上，所见的每一片瓦、每一块砖、每一方石、每一堵墙，都留有着历史的遗韵。我喜欢植物园那种汉式硬朗、明快、大气的建筑风格，凝重中透出质朴的审美意趣；我喜欢钟鼓铿锵，旋律欢快爽劲的花鼓灯舞姿的翩跹；喜欢听湖畔悠扬的琴声与委婉清丽的推剧，那极尽抒情的唱腔是龙湖舟船的桨声，是湖上的涟漪在黄昏的风中慢慢绽放，是淮河岸

边黄梅季节里绵绵的小雨淅沥……

不知怎的，每每面对龙湖，我的心底竟不由泛起一丝淡淡的愁绪，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此生注定有许多解不开的情结。我不明白，一旦离开龙湖，心底为何有那种游子离家时的那些微伤痛。能与龙湖为伴，实在是淮南人的福气。

上个世纪龙湖公园那一堵围墙环绕，厚厚石墙锁春深的景象如今早已被开放式的拆墙透绿工程所打破。2009年公园在经历拆墙透绿，还景于民的民生工程改造之后，免费重新对公众市民开放，以崭新的面貌面对世人。亲水平台、绿荫花丛、文化雕墙、时尚吧廊等等或点缀其间、或相映成趣、或交相呼应。

如今，恢复起来的极具时代特征兼有雅致品位的情人岛，以及情人岛上的那尊青铜塑像与虎踞遥相呼应；沿湖环线石铺路的古韵，以及矗立着的遗珠亭……龙湖的优美与风韵一路延续了下去。

这样的风姿，这样的美景，这样的家园，这样的城市，怎能不让生于斯，长于斯，生活于斯的城民所眷念，所关切，所热爱。

□诗 歌

寿州，春风为你鼓掌

王晓珂

今春，龙年的寿州
我伸出手与春风一起鼓掌
为你而至的蜂拥热情
我点燃心愿，用烟花颂读
你书写的绚烂华章
这个闪亮辉煌的千年家园
弥漫着开心，拥挤了快乐

这个新春，你的万种风情
引来半月穿越了时空
千娇百媚的城楼，楚乐共舞

刘安携八仙踏着祥云，俯瞰寿城
播种下万万千豆花，挂满了街市
点亮了朵朵彩灯，熠熠生辉

这个新年，春风鼓掌，礼花欢呼
我抬眼望你，满城微笑的丽影
那么多情，千年又见
那盛世寄来的美好与芳华

□诗 歌

年 味(外一首)

孙志昌

我不知道
你从哪里而来
但我知道
你肯定会来到我身边

团圆就是一张火车票的距离

妈妈来电话
问我回家的火车票买了没
我回答，还没呢
爸爸来电话
问抢到车票了吗
我回答，还没呢

浓浓的乡土味
淡淡的乡愁
滋润着我的心
湿润着我的双眼

后来
妈妈不再问了
爸爸也不再问了
我还会说，还没抢到呢

街道两旁的彩灯
红红的对联
空中的彩花
身上的新衣
餐桌上的美食
人们的笑脸

这天，手机上显示抢票成功
我打电话给爸爸
电话那头猛地传来一声
还不快去买车票

这百般的味道
人间独一份
唯世上仅有
那就是——
人人分享的
年味

原来
一家人的团圆就是
一张火车票的距离

□诗 歌

那碗元宵那片情(外二首)

余缘友

在十五这天，熬上一锅糖水
将糯米、芝麻，还有对亲人的留

不须等，春天已然来会

揉成一颗颗晶莹的汤圆
年味的起伏，此刻又汇成了峰点

抬头是明月，眼前是烟火人间
孔明灯放飞希望的明天
把祝福挂满天空，祈愿日子红火
猜中生活的谜语，父辈比我更胜一

徜徉在家乡的城楼，边走边回眸
观灯、猜谜、探寻一张岁月的谜
珍惜着欢聚的时光，诉说柔肠
家长里短，曾是我久违的月光

筹

心底的愿，企盼的念
在今夜化为明灯、花卉、开启新岁
在万家灯火里，许你、许我
一场沉醉，一场回味

遥遥挂着的银盘，缓缓升起
映在城楼，又映在我的心房
父亲、母亲，你们是否时常想起
在没有月光的长廊里
像我时常把你记忆

心 灯

春有春的节奏，节有节的步伐
一个是自然的轮转，一个是人文的

天上明月，人间佳节，碗中元宵
这无从考古的相思
承袭着一代代人的乡土情怀
似东风携春潮，款款而来

符号

一样是明月，一样是春风送暖
元宵的前奏，是立春

灯 节

鱼龙飞舞，烟火点缀街巷
人潮如织，漫天繁星聚拢
这是怎样的夜晚，花香弥漫
又是怎样的节日，花灯缤纷

花

窗外是火树银花，淬到土壤里
迸出生命的芽，兰也开花，桃也开

赶一场庙会，赴一次新春之约
游人嬉戏，吵醒初春的柳芽
桃花摇曳，候鸟欠归

烟火

东风不与我争辩，敲我额头
我拒绝它的指引，仍往南边走
晚霞还未迟暮，夜便迫不及待点上

原是灯节，我错怪了风的心意
连忙写上歉意，放一盏心灯



龙腾盛世

陆士德 摄

□随 笔

年文化

鲍安顺

读过许多作家写年味的文章，描述五花八门，让我目不暇接，多有内心震撼的点睛之笔。老舍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说，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鞭炮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曰送灶王上天。这年味的开始，被作家说出了“彩排”二字来，说得非常绝妙，令人难忘。

周友斌在《过年的味道》中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是民间向玉帝“汇报工作”，在晚上给灶王爷献灶糖，为的就是让灶王爷甜甜嘴，好“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这里的“汇报工作”，说得非常有味道，让我读后记忆深刻。

许怀中笔下的《回味春节》，品赏着“情”的元素，“做人要出于情”，正如大文学家冰心说，与家人过春节，情难忘，难忘情，有亲情、乡情、怀旧之情、骨肉之情，所有的情交织心杼，犹如嚼橄榄之味，留有余甘；似喝观音茗茶，余香无穷。还有作家叶辛，他在写过年的味道时说，真正过年的喜悦，过年的欢乐，是循着那过年的喜悦与快乐，感觉年味才有劲头，也就是说是有嚼头与奔头。

对联里的年文化，在号称第一副春联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中，演绎出年味的意味深长，也阐释了节庆的丰富多彩。还有年画，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以及舞狮子龙灯看花灯，充满了年味的文化之趣。小时

候，我常守在地摊边，欣赏的年画，有《年年有余》《五谷丰登》《金猴送福》《迎春接福》等等。春节拿到压岁钱，第二天就跑到新华书店，买过一套《夜战马超》年画，还有展示《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故事的年画。买回家后，真是爱不释手，收藏起来，不舍得拿出悬挂。

“总把新桃换旧符”，是追求年味，辞旧迎新。伴随着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一家人谈笑风生，这也是年味。我想，不同地方的年味是不一样的，比如低矮陈旧的红砖青瓦房的北方乡村，粉墙黛瓦的皖南，牛羊嚼草的内蒙古，还有飘荡着袅袅炊烟的福建渔村……处处洋溢着年味芬芳，那风情与文化，扎下了自己的根须，沾染着情的泥

土，浸润着乡愁与风俗，文化与芬芳。

有地方民谣说：“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除夕一大早，张罗包饺子、蒸年糕、炸油食，万家煮白肉，剁肉咋咋响，声声入耳，年味浓又浓。”也有地方说得不同：“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五打扫土，二十六刨猪肉，二十七赶大集，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下晚坐一宿，初一初二拜年走。”这种区别，只是说法不同。可以知晓，那年味是民俗乡情的，也是地域文化的，共生于中华年意人文的意境里，在我们的骨髓里，也在我们的生命里。我想，更多的年味，是说不完的，大抵有吃味、玩味、看味、走味、乐味，可以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散 文

有种乡愁藏在乳名里

代宜喜

“小喜子，过年好！难得过年回来，你们一家三口可要在老家多过几天啊。”

“好的，老叔，来个‘皖子’，没来得及下车，我便笑脸相迎并透过车窗透上了香烟。

“我先回，下午俺爷俩再深叙，呵呵……”

春节，单位放假便回到久别的老家，刚到村口车未停稳，便与本村的叔叔大爷们互致新春问候了。

归途如梦，故里必回。每逢过年、清明等重要节日，那深藏在心底的乡愁便如柳絮轻舞，拂之不去。外乡的繁华与喧嚣，在此刻都化作了村口小桥头、古柳下的静谧与期待。今年，如约踏上了回乡的征程，让心灵随着方向盘的指引，一步步靠近那个藏有我乳名的地方。

村口的老柳依旧，时光似乎未曾它在它身上留下痕迹。柳枝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是在欢迎我这个久违的游

子。我们沿着高速公路，顺着乡道和村村通公路，再穿过村中巷陌，期间目睹大片雪后绿油油的麦田、刚刚清淤后小河及被白灰清一色粉刷后的小村庄，此时此刻，心中纳闷，这是我儿时的故乡吗？乡村振兴真是大变样啊，偶尔遇到村中的后生，只是冲着我们微笑而不知如何称呼？此刻突然想起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句来。当碰到儿时伙伴时，那些曾经嬉戏的身影，那些清脆的笑声和不值一提的“糗事”，都如昨日之事，回旋脑海且历历在目。

乡亲们的面孔依旧熟悉和亲切，只是岁月在他们的眉宇间刻下了深深的沟壑。他们热情地招呼，用的是清一色我那久违的乳名。“小喜子，回来啦！”一声呼唤，仿佛打开了我记忆的大门。小喜子，这个几乎在城市里、单位中被我遗忘的名字，此刻却如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

童年，有家乡的山水，有亲人们的疼爱与期望。它如同一根无形的纽带，将我紧紧与这片土地相连。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名字都如影随形，成为我灵魂深处最温暖的记忆和最亲情的庇护。

在乡亲们的叙述中，满是儿时的趣事。那些曾经一起捉鱼摸虾的日子，那些一起拔草放牛的经历，都仿佛在昨天。我们笑着回忆，眼中却不禁泛起了泪光。那些年少时的欢乐与忧伤，都已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夜晚，小村庄在光伏供电的路灯下，在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与家人漫步在小河边和乡间的小路上，尽管凉风嗖嗖，寒意难耐，还是沿着田野溜了一圈，虽然没有城市里的繁华，却领略了久违的乡村一首美妙的小夜曲。我深深吸一口家乡的空气，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情愫。这里的一切都如此熟悉又如此遥远，仿佛我从未离开过，又仿佛已经离开了很久许久。



逛庙会 田刚 摄